

大河雄风

风

雨

中

原

历史散文丛书



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
原焘 刘玉洁○主编
谢善骁○著

『大河书库工程』项目之一

中国发展出版社

大河雄风

历史散文中书
原焘 刘玉洁 主编
谢善晓 著

I267

X467-3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河雄风 / 谢善骁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9

(风雨中原历史散文丛书)

ISBN 978 - 7 - 80234 - 249 - 1

I. 大… II. 谢… III. ①名胜古迹 - 简介 - 河南省 ②历史人物 -
生平事迹 - 河南省 IV. K928. 706. 1 K820. 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6689 号

书 名: 大河雄风

著作责任者: 谢善骁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4 - 249 - 1/K · 55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 × 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3.00 元

咨询电话: (010) 68990625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drcpub@126.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大河书库工程”项目之二

——《风雨中原历史散文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

河南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

名誉主编：伍绍祖 胡德平 王全书 陈义初 怀国模 陆 军
张宝忠

主 编：原 焘 刘玉洁

副 主 编：季 军 柴 森 许志荣 李兴智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建明 王海军 史绥德 冯 靖 刘玉洁 许志荣
许 强 那 莎 朱清国 朱卓群 李兴智 余 玲
陆伟平 陈泽峰 张凤英 林宏时 杨全辉 季 军
袁名承 原 焘 龚育才 柴 森 唐麒麟 谢 绍
谢善骁

名誉主编均系本书总策划之“两会”顾问；主编分别为“两会”会长；副主编、编委均系“两会”理事、常务理事。

序

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 伍绍祖

地处九州之中，胸怀千里黄河，加上名山巨川，物华天宝，中州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古代神州大地处于一马当先、独领风骚的地位，成为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

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华夏有识之士早早就形成了“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的共识，从而也促进中州历史的早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诸多王朝都城都会落脚于河南，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帝王霸主都企图逐鹿中原、问鼎汴洛了。

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个大朝的帝王——商汤王成汤、周武王姬发、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有一个死后被迫尊为魏武帝的曹操，都是以中州为基地夺取江山而君临天下的。殷商以来，先后有二十个朝代建都或迁都在河南，从而二十八次使国都落于河南。在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一省独占其四：商代第一都郑州、殷商大都安阳、千载帝都洛阳和七朝京都开封。四大古都前后相继，薪火千年，曾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挺立潮头，盛极一时。四大古都和河南其他古都群，可以构筑一座地球上罕见的最古老、辉煌和珍贵的古都历史博物馆。

然而河南的光荣又何止于此，它所蕴涵的深层文明也许更令人惊叹不已。中国古代以洛河地区为中心形成的河洛文化，继之以殷商文化和周易文化，使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得到了传承。河洛文化跨越了悠久的历史长河，记载了中原地区的沧桑变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闽台和客家传统文化的祖根。

在推动和发展河洛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中州历史人物中，既有身经百战、万夫不敌的纠纠武夫，更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灿灿名士。他们无不以一己的智慧和才干，为呼唤文明、创造艺术、提高民族素质、推



动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个个千古风流人物，如同一块块高大而不朽的丰碑，竖立在中州原野上，竖立在历史大道上，竖立在横贯中原的母亲河——黄河的两岸。

为促进海峡两岸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了解辉煌悠久的河洛和华夏文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实践我会关于“弘扬黄河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团结、进步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贡献力量”的宗旨，我会副会长谢善骁站在河洛文化的基石上，追溯商周，回眸汉唐，重返汴洛，缅想李杜，酝酿和创作了我会“大河书库”的又一部图书——历史散文《风雨中原》（上下集）。

由《大河雄风》和《梦华汴洛》组成的《风雨中原》，是一部以河南名胜古迹为背景，以生于斯、居于斯或长眠于斯的千古风流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散文。本书熔情、景、史、诗于一炉，在展现中州名城、描摹大河上下春景秋色的同时，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再塑了三十余位历代人杰的不朽形象。希望读者在阅读这部历史散文，翱翔于历史星空之际，与景仰已久的先贤邂逅相识，进行心灵的对话，从而激发爱我乡土、爱我中原、爱我中华的热情。



大河雄风（代前言）

一提起古都，人们的脑海中就会立即浮现出一座座矗立于中华大地的巍巍大都——北京、西安、南京……

拥有紫禁城、颐和园的京城，让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皇帝的王冠龙袍。作为五百年的帝王之居，北京早已是一座整齐划一的古城：四道城墙——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环环相扣，一条南北中轴线将对称的两旁建筑层层展开；四合院肃立于幽邃寂静的胡同，十字街构筑了方方正正的城市。尽管在近半个多世纪中，老北京的城墙被毁，城门被拆，四合院被改造，小胡同也被拓宽，但是古城格局的经典模式、皇城建筑的磅礴气势和皇家宫苑的华丽风貌却大致留存下来了。

以明城墙和钟鼓楼为骄傲的西安，自古至今就是峨冠博带的形象。如今，一座现代城市被一围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城墙圈了起来，宛如一个裹在古老襁褓中的现代婴儿。西安城墙不仅是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城垣建筑，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军事城堡设施。而日夜守候在钟鼓楼广场的晨钟暮鼓，也随时准备为来自五大洲的游人们演奏一曲“古都之歌”。

以绵长、坚固、雄伟的明城墙著称的南京，如同一个衣冠楚楚的江南名士。原始长度 33.676 公里的南京古城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在南方建造的统一王朝的都城墙，历经六百多年风雨侵蚀、战争破坏以及近



现代城市建设的冲击，至今依然保存了21公里的长度，仍不失为国内外最大规模的砖石砌筑的都城墙，在人类历史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南京中华门为南京古城墙十三个城门中规模最大的城堡式城门，也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古城堡，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在2004年11月5日被中国古都学会宣布为“中国第八大古都”的郑州，却是一座无“古”之都。人们搜索枯肠，怎么也想不起在这座“古”都有什么直观可见的“古”宫、“古”楼或“古”城墙，直接联想到的却是新兴商贸城、二七商城，还有二七纪念塔、黄河风景名胜区和黄河大观。尽管如此，从2004年11月2日至5日，从全国各地云集郑州参加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年会的一百七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兴趣盎然地乘坐在郑州这条古老的大舸上，穿越了三十六个世纪的时光隧道，在柳暗花明之中探明了古商都之源后，还是一致决定将这座商代第一都加冕“古都”。

这是继洛阳、开封和安阳之后，河南又一座城市，而且是它的省会，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中华古都行列。看来三千六百年的风雪雷电，并没有摧垮古都的脊梁；三千六百年的刀光剑影，也没有销铄古都的灵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近半个世纪马拉松式的考古发现和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研究，郑州被“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标列为商代最早的都邑所在，亦即“汤所居之亳”。商代第一都终于浮出了水面，中州大地开始了一轮新的古都之春。

经测定，郑州商城的始建年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也就是说，郑州商都建城至今已有三千六百年历史。郑州商城是迄今所知中国商代最早、最大的一座王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与同时或稍早出现于世界文明史上的名城相比，如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公元前1894～前1595年），亚述城（公元前2500～前1500年），印度河流域的摩享佐·达罗和哈罗巴城等，郑州商城不论在规模还是在建制上都胜过一筹。正是这座其貌不扬，既无钟鼓楼、更无紫禁城的郑州城，却孕育了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延续六百多年的商王朝，国都几经迁移，然而除一度短暂地建于山



东曲阜外，基本上没有走出河南界面。安阳固然是最负盛名的商王朝后期大都（古称“大邑商”或“商”），偃师、郑州、淇县也先后做过商都：偃师为商初都城（古称西亳），郑州为商前期大都（古称“管”或“亳”），淇县则是商末都城（古称妹乡，亦称沫邑，商纣时易名为朝歌）。

武王灭商建立西周，营建洛邑（今洛阳）为东都，号成周。春秋时期，河南是群雄逐鹿之地，及至战国，由晋分解为韩、赵、魏三家，三国都城多在河南境内，其中韩曾以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阳翟（今河南禹城）、郑（今河南新郑）为都；赵都中有中牟（河南鹤壁市西）；魏都后期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在其余诸侯国中，宋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卫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陈国都宛丘（今河南淮阳东南），许国都许（今河南许昌）、叶（今河南叶县西南），蔡国都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新蔡（今河南新蔡）。后来楚国控制中原后，又曾以陈（今河南淮阳）做过都城。

殷商以来，先后有二十个朝代建都或迁都在河南，从而使二十八次国都落于河南。在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一省独占其四：千载帝都洛阳，七朝京都开封，殷商大都安阳和商代第一都郑州。商周之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中原腹地的新郑曾先后成为郑国和韩国的王都。河南中部的另一名城许昌，一度是东汉末年曹魏政权的都城。宋王朝“四京”中的三京，即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均在河南，其中商丘曾是南宋高宗赵构登基之地，在此昙花一现后仓促南逃，后来这里又成为短暂的金都。

倘若把拥有半坡遗址、蓝田猿人遗址、周秦汉唐遗址、特别是秦兵马俑坑以及大量地下文物而著称于世的陕西，冠之以“地下博物馆”的美誉；倘若把历经各民族朝代的开发，从而在高山大峒中保存和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名寺、古刹、王宫、石窟的山西，喻为“地上博物馆”；那么以九座古代名都（不包括若干诸侯国的都城）奉献给中华文明的河南，摘取“古都博物馆”的桂冠，该是当之无愧的了。

九座古都中，除了最年轻的一座都城许昌诞生于公元后之外（221年魏文王曹丕登基于许昌），其余八座都是在公元前就成为国都的老前



辈，而其中定都时间最久的乃是悠悠王都洛阳。从1957年发现、挖掘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推断，有史家认为洛阳应该是夏、商都城，如果自推测的禹之孙夏王太康居于此的年代算起，洛阳的历史就差不多有四千年，称得上一个历经风云变幻、阅尽人间春色的老寿星了。

一个颇为有趣但却并非偶然的现象是，中州九座古都是那样的集中，而且众星拱月，以现在的河南省会郑州为中心围成了一个星座：北有安阳、淇县，南有许昌、新郑，西有洛阳、偃师，东有开封、商丘。正是这个高悬于东方上空的星座，使华夏文明辉煌了两千年之久。

时间如此的悠长，空间如此的密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大概也可称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了。在这些古都内外，看不完的名胜古迹，数不清的陵阙遗址，都足以诉说这种悠长，显示这种密集。本来这八座围成了望月的古都群，可以构筑一座地球上罕见的最古老、丰富和珍贵的历史博物馆。但不幸的是，接连不断的水灾和兵祸，不仅使大量人类的宝贵遗产毁于一旦，而且使盛极一时的古都也相继衰颓，一个个无声地从中心位置告退。

当中州最后一个国都退位五百年后，清代的一些文人来到这里。在这些文人眼中，中州王气已经消散，古都庄严的皇城和尊贵的禁苑也不复存在了。告别帝王时代已经太久了，走进民间，回归自然，对于中州的九大古都来说，或许是一种超脱，一种解放。想到这里，感伤的心情也就变得坦然了，于是，在这些晚辈文人的笔下，话题不再全是沉重的史事，笔调自然轻松了许多：

野塘菡萏正新秋，红藕香中过郑州。

仆射陂头疏雨歇，夕阳山映夕阳楼。

（清·王士禛《夕阳楼》）

风吹残月远天西，细草平铺望欲迷。

万柳压城城不见，长烟漠漠乱鸟啼。

（清·仝轨《朝发安阳桥》）

到处阪塘决决流，垂杨百里罨平畴。

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

（清·沈德潜《过许州》）



二

千禧龙年伊始，“龙”的故乡河南春风荡漾，生机勃勃。迄今为止的八年中，喜讯频传，庆典迭起，大有一番风水轮回到中州、巨龙腾飞看今朝之势：

——2000年11月，龙门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4年11月5日，中国古都学会宣布郑州为“中国第八大古都”；

——2006年3月31日（农历丙戌年三月初三），“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轩辕黄帝的故里、故都——新郑市隆重举行；

——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风起云涌，龙生“虹”现；盛世之年，吉兆频呈。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了距今六千四百多年的珍贵文物蚌塑龙形图案，让“中华第一龙”重现于世，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四百多年。在不久前举行的“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当进行到第八项“乐舞敬拜”时，一道呈红、黄、蓝、紫等色的“彩虹”突现新郑上空，久久不散，直到10：30分大典告成，炫目的“彩虹”依然高挂在黄帝故里的天空。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从新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开始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起，七千多年来，龙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凝聚和积淀，已成为中国的标志、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传人”这一光荣、豪迈的称号，将每个炎黄子孙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远古的传闻中，在竹帛的记忆中，中国人心目中最神圣、最古老



的“龙”，曾经在中州大地缔造了一个伟大民族，开创了一个文明时代。

大约六千五百年前，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氏带领自己的部落从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沿黄河东下，折向东南，最后都于宛丘（今河南淮阳）。他在这里为中华远古文明奠基，并以其功绩和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各部落。伏羲取各部落的图腾特征——鳄之头、虎之眼、鹿之角、鲸之须、蛇之身、鹰之爪、鲤之鳞、蜥之腿、鲨之尾，组成了一个新的图腾，被伏羲命名为“龙”。淮阳太昊陵是太昊伏羲氏的陵墓所在地。

经过了一千五百多年后，黄帝完成了对夏、夷诸部的组合及对中原众多部族的融合，组成了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率领华夏民族由史前蒙昧时期进入了文明时期。黄帝时代已被认定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五帝中其余四帝，即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以及舜所传的帝禹，均为黄帝后裔。源于河南的黄帝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而有熊（今河南新郑）则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创业地和建都地。

黄帝的后裔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父子传承的夏朝，完成了中华民族从蛮荒向文明的实质转变。经过漫长的寻夏之旅，中国学者近年来相继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古代宫城，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的大型城址，在新密东南刘寨镇新寨遗址发现的巨型建筑遗址，成为迄今为止最具说服力的夏都遗址。

伴随着云兴云散，龙起龙伏，古中州经历了沧桑陵谷，峥嵘岁月。地处九州之中，胸怀千里黄河，加上名山巨川，物华天宝，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华夏有识之士早早就形成了“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的共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周已失去了号令诸侯的能力，各强国在中州大地开始了龙腾虎跃的争霸活动。帝王霸主、豪杰枭雄的逐鹿，促进了中州历史的早熟。

春秋初的泱泱大国齐在桓公继位后，国力大振。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相约“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桓公因而成为“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春秋首霸。

齐霸中衰后，晋文公于公元前632年败楚，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盟于践土（今河南原阳），并得到周王的策命。是年冬，文公又



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周王也被召去赴会，晋跃升为中原的霸主。

楚庄王继位，楚国力日益强盛。公元前606年，庄王伐陆浑之戎（今河南伊川一带），观兵于周郊，并派人询问周九鼎之轻重，以表示有吞周之意。楚在公元前598年败晋和公元前594年围宋后，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晋悼公时期，晋国势力再振。公元前571年，晋在虎牢（今河南荥阳）筑城以逼郑。郑背楚而倒向于晋，悼公复霸。

春秋晚期开始强大起来的吴，先后败楚、齐。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等国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夫差夺得了霸主的位置。而从卧薪尝胆的锤炼中强盛起来的越王勾践乘虚攻吴，大败吴师。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夺得霸主地位。

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个大朝的帝王——商汤王成汤、周武王姬发、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有一个生前由汉丞相晋封魏王、死后被追尊为魏武帝的曹操，都是以中原为基地夺取江山而君临天下的。胜王败寇，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在历史上的争霸和逐鹿中，实际都遵循着这一古老的游戏法则。胜者立朝建国，称王称霸，自然是英姿英发，趾高气扬，一般来说，在龙争虎斗中获得胜利的英雄，往往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之师，而新王朝也总或多或少地给战乱后的世界带来勃勃生气，习习新风。不过也不能完全以成败论英雄，首举反秦大旗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吴广，尽管未能演完一出伟大的史剧，但却永远是历史上的英雄，他们的名字载入了史学家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项羽也是失败者，在后世人的眼中也是个光荣的失败者，以至于北宋女词人李清照还写了一首《夏日绝句》赞曰：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中原逐鹿，就意味着争长黄池，问鼎汴洛。中州大地在数千年间，曾有过多少次昏天黑地的兵戎相见，也有过多少次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一幕幕震撼地的无情争斗，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血腥厮杀，被历史记载下来的那种惨烈场面和残酷情景，即使过了数千年，人们读后仍会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导致了历经六百年的商王朝覆亡。这是发生于中州的早期战争之一，时间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战场就在今天的河南汲县以北。

在春秋时期的图霸中原之战中，中州大地上先后发生过宋楚泓水之战和三次晋楚大战。

在宋襄公图霸中原的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在泓水（古渔水支流，故道约在今河南拓城西北）之滨被楚成王的“王霸之师”击败，从而失去了称霸的机会。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是晋楚城濮（今河南濮城）之战。晋文公在这场战争中善于“伐谋”、“伐交”，以后发制人、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而获胜，“取威定霸”，雄踞中原，并留下了“退避三舍”的美谈。

晋秦崤之战，晋军联合姜戎于崤山（今河南陕县东）设伏，全歼秦军，遏制了秦穆公东进中原之战略企图。

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的晋楚泌（今河南郑州北）之战，是两个最强大诸侯国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楚军战胜对手，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楚庄王也因此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

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之战是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也是两国军队主力的最后一次会战，以楚败北而告终。

由军事家孙臆和他的仇人庞涓分别为统帅的齐、魏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一说山东鄒城马陵山）之战，是战国中期发生于中州的多次龙战于野中的一次，也是一次两个古代军事家之间斗智斗勇的战争。在这次著名的伏击战中齐军大败魏军，从而敲响了魏国的丧钟。

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秦军突然进袭魏国，包围了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

在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中，由刘邦和项羽各自建造的军垒而形成的汉霸二王城，就在现在河南荥阳的古荥附近；而楚汉两军讲和划地后的分界线鸿沟，则在河南中牟。

公元23年，绿林起义军与新朝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今河南叶县）



激战，以少胜多，大胜新军，史称“昆阳之战”。这次大战对推翻王莽新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另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是三国时曹操对袁绍的官渡（今河南中牟）之战。战后不久，曹操就统一了北方。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乡）发动兵变，而后黄袍加身，这里自然也成了中国历史大朝的肇端地和中国再度实现统一的新起点。

在辽军大举南侵的危急时刻，宋真宗赵恒在宰相寇准的力主下，御驾亲征，在澶渊（今河南濮阳）城下大破南侵的辽军，迫使辽军议和谈判，并签下“澶渊之盟”。

南宋名将岳飞亲率“岳家军”，在河南郾城与金兵进行的一场大战，沉重地打击了入侵之敌，史称“郾城大捷”。

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率起义大军三打开封，给摇摇欲坠的明政权以极大的打击。

清朝末年，太平军在中原大地连创清军；而继起的捻军也在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

纵观上下数千年的中州历史，在重重叠叠地布满了时代车辙的土地上，每一个印痕都镌刻着历代英雄的传奇史迹。随着岁月的流逝，印痕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浅，许多英雄的传奇色彩也自然淡化了。目睹帝业的不断倾塌和史迹的逐渐消失，陆续来到中州的后代文人们，难以抑制一种忧心忡忡的感情，先后在此发出深沉的叹息：

停车未渡立沙头，历代豪华逐水流。

天命人心归有德，不须期约会诸侯。

（明·张瑄《孟津》）

洛水邙山饱废兴，宋家幽寝閤鱼灯。

奉香不见临安使，白日茫茫下七陵。

（清·王士禛《宋陵》）

三

群雄逐鹿，鹿死谁手？中原激战，尘落何方？历史的功过，往

事的是是非非，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代人能说得清楚和评得公道的。撇开对无数战事及交战双方的众说纷纭，如今我站在中州大地，所能感受到的只是浩浩王气，巍巍雄风。

能吸引各路英雄好汉从四面八方赶来逐鹿、交锋和聚会，当然是古代中州的荣幸；而由历代帝王和豪杰遗存于山川街巷中的王气和雄风，已成为今日河南的骄傲。然而河南的光荣又何止于此，它所蕴涵的深层文明也许更令人惊叹不已。这种文明是由另一类英雄所创造和推进的，他们有的是身经百战、万夫不敌的纠纠武夫，而更多的则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灿灿名士。他们虽无野心和能力改朝换代、称孤道寡，但却以一己的智慧和才干，为呼唤文明、创造艺术、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些出生或生活在中州的历史人物中，一些人是以其政绩和战绩著称于世，另一些人则是以其在文化科学上的业绩而流芳后代。如果说前者是带有较强官宦色彩的文臣武将，像商汤的辅佐伊尹、殷末三仁之一的比干、战国时期秦国改革家商鞅和李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三国蜀相诸葛亮、唐朝名相魏徵和狄仁杰、抗叛守城的唐臣张巡和许源、北宋名相吕蒙正及名臣包拯、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等；那么后者在民众的心目中，往往是一种文人和学者的形象，尽管他们之中也多为大小官吏，有些在位时还饶有功绩。相形之下，后一圈子里的名士人数更多，在民众中的影响也更大，他们中大多数人的遗迹至今还保存在中州的青山绿水中，而他们的名字更在河南父老的代代相传中留驻于今，其中有：老子、庄周、蔡文姬、张衡、张仲景、曹植、玄奘、杜甫、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程颢、程颐、苏轼……

这一长串名留青史的光辉名字，连同他们的辉煌成就，都已成为悠久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个千古风流人物，如同一块块高大而不朽的丰碑，竖立在中州原野上，竖立在历史大道上，竖立在横贯中原的母亲河——黄河的两岸。

黄河并不属于中州一家独有，她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母亲河，然而她又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对中州的钟爱，慷慨地将自己身躯最精华的部分——长达七百公里的中游，放到了这里，并在这里孕育了六千年灿烂



的华夏文化。黄河自八百里秦川闯过潼关，进入中州，在中条山和崤山之间急流飞奔，以湍急之势切过坚硬的岩盘，犹如千军万马，直奔号称“中流砥柱”的砥柱山。传说当年大禹治水，在此劈开了“人门”、“神门”和“鬼门”三门，于是大河才滚滚地奔腾东去。面对如此鬼斧神工的杰作，唐太宗李世民不由得在三门峡发出《砥柱山铭》的感叹：

仰临砥柱，北望龙门，
茫茫禹迹，浩浩长春。

大约在唐代天宝十一年（752年），抱济世之才却被排挤出京都长安的大诗人李白，应友人元丹丘之邀到他的颍阳山居作客。友人相聚欢宴，登高纵目，但见不远处的黄河宛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惊心动魄的场面，使李白看到了黄河的伟大永恒，同时又感到人生的渺小短暂，于是大笔如椽，在名篇《将进酒》的开头，写下了两句大气磅礴的诗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在另一次与元丹丘共登华山云台远眺黄河的时候，李白又为汹涌澎湃的黄河所倾倒，再度驰骋想象，挥写了一首《西岳山台歌送丹丘子》。在诗的一开始，他就以满腔豪情，为黄河的雄姿和壮观大声喝彩，引吭高歌：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清圣人在。
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

只有旷世文豪的歌喉，才能与巨川激流合唱和共鸣，在讴歌黄河的万千诗文中，又有几篇可与李白的杰作一比高下呢？然而行舟黄河或登高观望的诗人们，尽管文才不敢与诗仙相比，却也无不像李白一样，情不自禁地为排山倒海的洪流所振奋，被惊天动地的咆哮所感召。他们豪情满怀，诗兴顿发，在此信口唱出了曲曲赞歌：

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
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间无处求。

（宋·王安石《黄河》）

